

“一字千金”与“一字千里”相去甚远

——《说“木叶”》文末一字的更改及文本思辨性阅读

■ 蔡开盛

摘要 统编教材编者把旧教材中林庚先生《说“木叶”》文末的“一字千里”改为了“一字千金”，从成语典故的角度来看，这是犯了不看对象、张冠李戴的错误。从文本的语境和写作手法来看，用“一字千金”既不适合搭配对象，也不能使之与上一句的“相去无几”构成对比手法。相反，旧教材中原文的“一字千里”虽说不是成语，却能准确地表达作者旨在区分“木”与“树”等概念在“艺术形象的领域”差别很大的意思。辨析“一字千金”与“一字千里”的用法也是完成一次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学习任务。

关键词 《说“木叶”》 “一字千金” “一字千里” 思辨性阅读

林庚先生的《说“木叶”》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。以往，它被编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5第三单元（以下简称“旧教材”），文体定位是“文艺评论和随笔”，该单元有一个学习任务是“探讨艺术表现的语言形式”。此番教材更新，它被选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三单元（以下简称“新教材”），属于“实用性阅读与交流”的学习任务群，该单元有这样一个“语文素养”的教学要求：“分析作者阐述说明、逻辑推理的方法，体会文章语言严谨准确的特点。”可见，新旧教材的编者都十分看好该文严谨的语言表达，所以《说“木叶”》才屡受编者青睐。入选教材的文章本应是字斟句酌、反复推敲的精品。可是，此次“新教材”的更改不知是排版失误，还是编者有意而为，竟然把旧教材《说“木叶”》的文末四个字“一字千里”更改为“一字千金”。笔者认为，这样改动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而表意结果却谬以千里。具体理由陈述如下。

一、改用“一字千金”，是不明典故造成的失误

为了判断新教材的“一字千金”是否用得准确，我们首先来追溯这条成语的典故。“一字千金”典出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，《汉大成语大词典精编本》和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都提供了同样的典故记载：秦相吕不韦让门客编了一部《吕氏春秋》，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城门，称有能增减一字者，将给予千金奖励。后来南朝梁钟嵘《诗品》卷上始有：“文温以丽，意悲而远，惊心动魄，可谓几乎一字千金。”仔细再对照各大汉语辞书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工具书都把它释义为：形容诗文精妙，价值极高；再后来，辞书又补充了一条用法：亦指书法作品的价值珍贵。比如：梁实秋《雅舍小品·信》：“有一种人把自己的文字润格订得极高，颇有一字千金之概，轻易是不肯写信。”梁实秋先生这里的“一字千金”讲的就是一封信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品位。

可见，成语“一字千金”是用于称赞诗文或书法作品的价值极高，高到一个字价值千金的价位。它不是用于区分艺术形象含义的差别，我们不妨看看“新教材”《说“木叶”》课文末尾一段：“‘木叶’之与‘树叶’，不过是一字之差，‘木’与‘树’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，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，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。”从这段话的语境来看，文段是在比较“木叶”“树叶”等两个概念在“艺术形象的领域”的差别，并非是在评价某一诗文作

品的价值。所以，此处若用“一字千金”，则是犯了不看对象、张冠李戴的错误。

二、采用“一字千里”，才能合乎上下文语境

在《说“木叶”》这篇文艺随笔中，为了阐明了古典诗歌语言富于暗示性这一特质，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与丰富的联想力，对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，以及“树”与“木”等意象所造成的诗歌意境的差别，作了极为精细的美学辨析。那么，该文最后的结论到底应该是“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”，还是“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”呢？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看清“一字千金”与“一字千里”哪个更适合课文语境，让我们再回看“新教材”课文最后一段的内容：“‘木叶’之与‘树叶’，不过是一字之差，‘木’与‘树’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，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，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。”要精准解读这个语段，就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：文末这句“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”中的“这里”指代什么？“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”这个判断句作者要判断的对象（该句的主语）是什么？作者要判断的到底是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等意象的差别，还是要比较哪个诗文的价值更大？

我们不妨用简易的加线法对《说“木叶”》最后一句做如下成分划分：（这里）的差别|||就||几乎||是一字千金。由此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文末这个判断句的主语是“差别”，作为定语的“这里”所指的是上一句末尾的“艺术形象的领域”。再联系前文可知“这里的差别”是指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在艺术形象领域的内涵不同。其中“木叶”是清秋的落叶，是清秋的象征；而“树叶”则显得枝繁叶茂，是感情饱满的象征。总之，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两个意象的意蕴相去甚远。所以，“旧教材”用“一字千里”要表明的是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这两个“艺术形象”的巨大差别，而并非在判断哪篇诗文的价值更高。可见，此处不宜用“一字千金”，而须用“一字千里”。

三、采用“一字千里”，才能使文本顺理成章

最后，再说说上述文段的写作手法。所谓写作手法是指文章在体裁、结构及起承转合的章法。《说“木叶”》最后一段，作者明显采用了对比手法，把“木”与“树”的“概念”和“木”与“树”的“艺术形象”进行前后承接对比，得出两个层面的结论：一是“木”与“树”在概念上相去无几；二是作为“艺术形象”的“木”与“树”差别却很大。文中使用“然而”这个表转折的连词就是要引导出与“相去无

几”构成相对或相反的内容。所以，此处惟有用“一字千里”照应前文的“相去无几”，方能体现两组意象的字面差别小，而形象暗示性差别大的对比。若是改用形容诗文作品价值高的成语“一字千金”，则会显得词不达意，并导致语段中的对比手法不能落实到位，最终使文本无法顺理成章。

综上所述，“旧教材”《说“木叶”》文末用“一字千里”来形容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这两个“相差无几”的概念，在“艺术形象的领域”却相去甚远，这样的表述是准确无误的。而“新教材”把“一字千里”改成“一字千金”，虽是一字之差，实则谬以千里。

以上对“一字千里”和“一字千金”的辨析其实就是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”任务群的教学范畴。虽然《说“木叶”》在“新教材”里属于“实用性阅读与交流”学习任务群，但我们不应该把它和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”的学习任务完全割裂开来。相反，虽然各单元的学习任务各有侧重，但18个学习任务群在具体的单元学习中是可以也必须相互贯穿的。比如，林庚先生的《说“木叶”》在“思辨性阅读与表达”上可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作为。

一是从文章的观点层面作思辨，比如作者为什么把“说‘木叶’”作为标题，而不用“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”做标题呢？

把标题定为“说‘木叶’”，就可以把古诗中的意象“木叶”作为论题，围绕它展开全文。作者先排除古代诗人考虑文字练熟的因素，再探寻它用于秋天的情景中蕴含落叶的因素，最后从中得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，并加以阐发。从现象谈到本质，从个别谈到一般，从具体谈到抽象，既深入浅出地阐发了理论，又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。如果把题目定为“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”，也无不可，但那势必是另一种行文思路，不大容易写得深入浅出。

二是从语言的准确性方面作思辨。比如文中对“木叶”与“树叶”两个意象的不同暗示性的辨析，以及探讨文末“一字千里”改成“一字千金”是由于什么原因？对这些问题作思辨阅读与表达，才能真正理解文章作者的观点，同时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。

〔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（基础教育研究专项）2021年度立项课题“基于新课程标准的高中语文读写一体化教学研究”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〕

〔作者通联：福建漳浦达志中学〕